

## 跟不上“潮流”的安德鲁·怀斯

蒋 烨

在西方艺术流派走马灯一样不断变换的年代，安德鲁·怀斯这位大师却一直没有跟上潮流。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特色，恰似一位乡间的隐士，过着清教徒一样的生活，坚守着自己的绘画理念，坚持着自己对大自然的认识。这位乡间的隐士，虽然终生都未附和任何流派，但是他的影响力却比许多流派都要持久。20世纪30年代末，怀斯便驰名美国乃至西方的画坛。“二战”以后，各种绘画你方唱罢我登台，但怀斯的写实性绘画的魅力仍然丝毫不减。20世纪80年代，一阵“怀斯风”，从遥远的大洋彼岸到中国，影响了中国一大批画家。

怀斯生于1917年7月，排行第五，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自幼体弱多病，所以他的父亲只能选择让他在家中学习。于是怀斯的艺术教育和绘画启蒙都来自他知名的插画画家父亲N.C.怀斯，他一生都没有进过学校，从九岁开始学习水彩画，一直到十六岁才进入父亲的画室。父亲对怀斯的影响是深刻的，他们父子大多时间都沉浸在纯朴的田园生活中，而这种纯朴也延续到怀斯的作品之中。怀斯笔下的大地和草原、海滩和天空，广大而辽阔，同时又苍凉而神秘，洋溢着现实主义的特殊诗意。

怀斯喜欢表现各种事物的时空变化，他不厌其烦地画同一种东西，在不同角度的每个画面上，都体现出了他一丝不苟的精神。他用极端写实的手法表现山野、草地、木屋、门窗，这些道具被表现得精细入微。虽然只是非常自然真实而又简单朴素的选材和构图，却让人体会到岁月的流逝以及生活的内涵，唤起人们无限的遐想。他注意墙上的斑痕、剥落的壁纸、不再使用的马车以及普通人家门口的阳光，他画提篮、水桶、绳子、马具就如同画那茫茫的草原和河滩一样认真，在这些普普通通的自然景象和生活用具上都能看出画家对乡土的浓厚感情。这种感情影响了中国的一大批画家，使怀斯在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他在美国本土的影响。

早期，怀斯运用的是自己最熟悉也最适合自己的水彩画法。他不仅受到父亲的直接教导，同时也受到他父亲所崇拜的一些画家的影响，丢勒的精密和

富有生命力的线条，霍默浑厚油彩的力度，都直接影响了怀斯。

在1941年的怀斯作品《猎鸭人》里，我们可以窥见他早年的绘画风格。画面上方，天空布满了乌云，压在平静的湖水上。湖水倒映着乌云，显得格外地沉静。湖水和乌云看似广阔却又暗潮涌动，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画中有只小船停靠在画面的右中位置，小船反射着从乌云的缝隙中透下来的衍射光线，亮得发白。猎鸭人虽然定格在画面的左边，但是他正在朝前迈着的左腿告诉我们，他不是静止的。他穿着的靴子和手里拎着的两只鸭告诉我们他刚刚猎鸭归来。湖面用的是湿画法，与猎鸭人夹克的颜色相互渗透，但丝毫不影响夹克的质感，甚至让人感觉是有风在吹动猎鸭人的衣服，猎鸭人的目光并没有投向观众，怀斯只让我们看见了猎鸭人的鼻尖，猎鸭人望向远方，似望向湖水，又似望向远山，更像是望着天空。《猎鸭人》以蓝色和灰色作为主色调，暴风雨前的天气在画面上被表现得恰如其分——平静的湖水、阴沉的倒影、厚重的乌云、远方滚动的云潮以及猎鸭人望向远方看不清楚的脸等，都似乎暗示着将有大事发生。怀斯将这个极为寻常的、似乎是偶然一瞥的小场景表现出来，却使我们感受到一种茫然、一种压抑甚至是一种郁闷。越是细小的东西，越是平常的场景，越是让人百感交集。1941年正是这样一个乌云密布、暗潮涌动的年代：德国法西斯肆虐欧非，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世界陷入战争的旋涡。尤其是珍珠港的被袭，怀斯的祖国也卷入了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1946年，怀斯创作了《纪念日》。和他的大多数作品一样，《纪念日》仍然没有太鲜丽的色调。这幅作品的画面充满着褐色的基调，从画面的笔触上，可以看出怀斯已经开始研究新的画法——他运用类似于中国画皴、擦、点、染的技法，笔触精密果断，湿笔甚少。这种干画法，很少用水，只用笔蘸少许水彩颜色。他充分发挥了素描特长，巧妙地用色彩把光与影表现得更逼真。其画面表现得似乎是一个医院的走廊，从画面中心的小窗子能看到外面的树木和阳光。这阳光是以画面上的留

白来表现的,没有什么颜色能比白色再刺眼了。墙壁上挂着星条旗,这正是美国的标志。画面上方的吊灯被怀斯刻画得细致入微,足以见出怀斯的素描功底,这也源自丢勒对他的影响。深褐色的长条椅上,坐着一位伤员。笔锋的飞白正好表现出伤员被包扎的头部,这一表现恰到好处。作品完全以逆光取景,长条椅、伤员、靠背椅都处在阴影之中,阴影中的伤员手拿拐杖。人在生病的时候意志最脆弱,画面中的伤员,让人有莫名的感动,而正在康复的他让人对明天、对生命都充满了期待。阴影中的星条旗、伤病员带着一丝神秘,让观者产生疑问:星条旗下的他为何受伤,他的家人呢?

怀斯对于中国的影响来自于他画面独特的细腻,也来自于作品中所散发出的乡愁。《克里斯蒂娜的世界》是他在美国最著名的画作,这幅作品影响了中国一大批艺术家,艾轩甚至认为“他在美国影响了一代人”(参见高海平《美国“现代隐士”:激起中国画坛“怀斯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怀斯被介绍到中国,立刻就吸引了一大批青年画家。何多苓在《世界美术》的封底看到了怀斯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虽然印刷得很拙劣,但细腻的画风所透露出来的情感给了他极大的冲击:“我一看傻掉了,原来可以这么画啊!我觉得我骨子里向往的就是这么一种孤独神秘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我一看到便有一见如故的感觉,觉得我的毕业作品要用这种画法来画。”(参见杨子《何多苓:顽固的手艺主义者》)

上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文革”刚结束,文学界就掀起“伤痕文学”的浪潮。而在美术界,何多苓等则从怀斯的画风中得到启发,用抒情的写实主义表现“文革”的那段生活经历。何多苓在毕业时,以不同前人的绘画方式创作了《春风已经苏醒》。和当时很多画作中展现的英雄人物和群体形象不同,这幅画描绘的只是一位安静地坐在草地上的农家女孩。因为这幅作品并非“主旋律”的创作,何多苓当年的导师甚至拒绝给这幅作品打分。但是何多苓从此一炮而红,中国绘画界也从此掀起了一股“怀斯风”。

和怀斯的其他作品一样,《克里斯蒂娜的世界》虽然影响了中国一代艺术家,而主角并不是英雄,也没有雄伟的构图。画面的主人公是怀斯的邻居——

一位因为小儿麻痹症致残的少女。怀斯听说她曾独自爬过一片原野,去看山坡下面的墓碑。这个故事给了怀斯巨大的冲击,于是怀斯使用特殊的透视角度创作了这幅作品。站在画面前的观众,似乎是站在山坡下,眼前展开的是一片辽阔的空间,斜坡上长满了野草,在地平线的尽头,能够看见两间平房,微风吹拂着克里斯蒂娜的头发,这个残疾少女在斜坡下,艰难的朝着地平线上的木屋爬行。人们对于这幅画的涵义做过各种解释,使这位少女的形象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对于这个少女,怀斯一定深怀同情。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怀斯,是在人类历史中最残酷的时期成长起来的,对于这一代人来说,未来难以琢磨,令人感到恐惧和困惑。而怀斯的作品正好捕捉了这种对于未来捉摸不透的神秘。在《克里斯蒂娜的世界》里,遥远的木屋仿佛是人类的未来,而克里斯蒂娜向着木屋爬行之路就像是人类未来的路途。

怀斯在二十岁时就在纽约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他画的风景水彩画很快销售一空。但是他没有像多数画家一样,到繁华的大城市居住,而是仍然留在故乡,从不去旅行。他的作品始终表达的都是身边的景致和人物,流露的是淡淡的乡愁。这也许与他父亲的意外死亡有很大的关系。他的慈父,同时也是他的严师与益友突然丧身于车祸,给了他巨大的打击,怀斯在他的绘画作品中寄托了无限的哀思。他说:“由于父亲的死,我看风景就要承担一种特定的涵义——他的品质。”怀斯很少画春日和盛夏,而喜爱冬季和秋天的落叶。他的风景画没有鲜丽的颜色,却往往更能唤起人们对故乡的怀念和对流逝时光的回忆。他特别注意能够表现岁月流逝的东西——废弃的车、旧衣服、斑驳的断墙等,因为它们暗示了光阴易逝,无论是谁都会面临死亡。

2009 年 1 月 17 日凌晨,画家安德鲁·怀斯在睡眠中去世,享年九十一岁。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画家终于完成了他的生命旅程,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作者单位 中南大学土木建筑学院)

责任编辑 韦平